

说“豆流”

周克庸

摘要:敦煌文献中的“豆流”(字亦作“逗遛”)之所以用来表示“原因”,就在于“豆流”二字所记录的乃是表示“头”义的联绵词之语音;由“头”义引申,故有“端由”、“始末”等义。事实上,得音于“豆”的“头/頭”字,上古时期曾与“豆”字一样,都曾以复辅音“t—”为声母,后来在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演化的过程中,才演化出了以“t—l—”为声母形式的“头颅”、“豆流”、“逗遛”等联绵词。

关键词:豆流;头;复辅音;联绵词

作者简介:周克庸,男,研究员。(浙江传媒学院 学报编辑部,浙江 杭州,310018)

中图分类号:H1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8-6552(2010)05-0102-04

《敦煌文献语言词典》收有“豆流”一词云:

豆流 dòu liú 原因。

《敦煌变文集·难陀出家缘起》:“难陀闻说此来由,走到佛前说豆流。唯愿世尊相拯受,与我如今剃却头。”^[1]

该《词典》的释语大致可从。

但“原因”何以又会称作“豆流”呢?

究其源,就在于“豆流”所记录的词义,与“豆”、“流”二字的字义无关;“豆流”二字,仅仅是记录某个联绵词语音的书写形式。“豆流”所记录的联绵词由“头”演化而来。“豆流”实即“头”、“头颅”,经引申,有“端由”、“始末”义。故所谓的“说豆流”,也就是“说从头”、“说端由”的意思。

上古时期,“头”这个词,以象形字“首”来表示。“首”、“头”二词古音相近(二者幽侯旁转,审定准旁纽),后来人们又制造了形声字“头/頭”,实际上“首”头/頭”是记录同一个词的不同书写符号(“頭”字从“頁”,而“頁”字正是倒写的“首”形)。

“头/頭”字以“豆”为声符,表明“头/頭”、“豆”读音相同或相近。

我们认为,上古时期,“豆”曾以复辅音“t—”(“t”是个类别符号,表示上古音端、透、定、审、禅等“舌音”诸纽)为声母。这一推断,主要建立在以下这样一些证据的基础上:

1.《方言》:“陈、楚、宋、卫谓杯落为‘豆筩’。”《广雅·释器》:“豆,杯落也。”

盛器“豆”(《说文》:豆,“古食肉器也”),又被记录作“豆筩”,表明“豆”可能曾以“t—”为复辅音声母。

2.以“豆”为声符的形声字“𪔐”有两个音项,其一为“当候切”(《唐韵》、《集韵》)即以“t—”为声母;其一为“洛侯切”(《唐韵》)即以“l—”为声母。

“𪔐”字两个音项,声母一为“t—”一为“l—”,表明“豆”可能曾以“t—”为复辅音声母。

3.《类篇》:“并州谓豆曰‘𪔐’。”𪔐字读音,一为力求切,音“留”,一为怜萧切,音“聊”(《集韵》)。

“豆”的并州方音声母在“来”纽,表明“豆”可能曾以“t—”为复辅音声母。

4.《墨子·节用》:“饭于土埶。”

“土埪”者，非“土”制之“埪”，而是一种盛器——即《方言》所谓“豆笼”的另一种记音书写形式。倘若这一看法不误，则表明“豆”可能曾以复辅音“t—”为声母。

5. 历史上印度的汉译名一作“贤豆”（《大唐西域记·三国》：印度“旧云身毒，或曰贤豆”）。“贤豆”乃汉译名“因陀罗婆陀那”之略（《续高僧传·阇那崛多》：“贤豆本音因陀罗婆陀那，……贤豆之音，彼国之讹略耳”）。

作为音译词，“贤豆”其所对应之音为“因陀罗”即梵语“Indra”，“贤”对音“因”（In）；“豆”对音“陀罗”（dra）。可见，“豆”可能曾以复辅音“t—”为声母。

6. 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：“其送死，有棺槨金银衣裘，而无封树丧服。”集解引张华曰：“匈奴名冢曰‘逗落’。”

冢，高起的坟头（《说文》：冢，“高坟也”）。匈奴之葬俗不封不树（聚土为坟曰“封”，植树为标记曰“树”），所以其语汇中不会有指称高坟的专名。匈奴口中的“逗落”一词，盖为相对应的汉语词的音译。冢由地面坟起，状类人头，故俗称为“头”（至今坟包仍被称作“坟头”）——“逗落”。“逗落”乃表示“头”义的汉语联绵词之语音，可见，“豆”可能曾以复辅音“t—”为声母。

7. “首”与“头/頭”读音相近，而“头/頭”又以“豆”为声符，是知“首”、“头”、“豆”三词古音相近。“首”这个词演化出“道路”这样的语音形式（道路最初应为联绵词，二者单独使用是后来进一步演化的结果）、“头”这个词演化出“头颅”这样的语音形式，表明“首”、“头”可能曾以复辅音“t—”为声母。这又反过来表明，“豆”可能曾以复辅音“t—”为声母。

8. 早在以单音音节为主的时期，汉语中便有许多双音音节其前一音节声母为舌音诸纽，后一音节为来纽。如斋慄（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：“祇载见鼓鼙，夔夔斋慄，瞽亦允若”）、悼慄（《庄子·山木》：“危行侧视，振动悼慄”）、战慄（《战国策》）、战栗（《论语》）、振慄（《史记》）、掉栗（《新序》）、掉慄（同上）、逗留（《后汉书》）、逗遛（《汉书》）、逗搂（《聊斋俚曲集·增补幸云曲》）、抖搂（《真本金瓶梅》）、抖落（字又作抖罗、抖露、抖漏）、逗拢（字又作逗弄、掇弄、团弄）、底厉（《汉书》。字又作砥砺）、杓礫（《史记》。字又作的礫、的砺、的历）、抵谰（《汉书》。字又作抵赖、诋谰）、丹良（《古今注·鱼虫》）、亭历（《韩非子》。字又作葶蒴、丁历、丁蒴）、兜零（《后汉书》）、篋笼（《旧唐书》）、簦笠（《国语·吴语》。字又作斗笠）、突郎（《容斋三笔》。字又作螭螭、螭螭、刀螭）、舳舻（《汉书》）、蛎螭（《广雅》）、蜺螭（《方言》）、都了（郎瑛《七修类稿》）、吐喽（《逸周书》。字又作“土喽”）等。

这些词皆属以两个音节表示一个语素的联绵词，而不是由两个单纯词以联合结构组成的双音节词。大量以“t—l—”为语音形式的联绵词的存在，表明这些词可能是由上古汉语以“t—”为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词演化而来的。

9. 以“t—l—”为语音形式的双音节词中，有相当一部分词的词义，与“圆”义相关联，据可推断，它们的词义，皆由表示“圆”这一原始词义的“母词”引申而来。如：

头颅、颞颥（字又作从页蜀声）髅（字又作从页娄声）：《说文》：颞，“颞颥也。”头为圆形物，不待烦言。

滴溜：圆貌。李好古《张生煮海》第二折：“明滴溜冰轮出海角，光灿烂红日转山崖。”

又引申指圆滑。乔吉《两世姻缘》第一折：“有哪等滴溜的猱儿不觅钱。”

又引申指旋转。无名氏《渔樵记》第三折：“则见那相公滴溜的拨回马来。”

又引申指围绕。武汉臣《玉壶春》第三折：“一弄儿打扮的实难赛，大信袋滴溜着三山骨。”

由旋转、围绕义引申指宛转。袁宏道《春江引》：“百舌欲还复冲人，一声滴溜芳蹊里。”字又作“滴流”。沈端节《探春令》：“连宵欢宴，被那恁，引得滴流地，一似蛾儿转。”

另由圆义引申指水滴。蒋捷《永遇乐·绿荫》：“梅檐滴溜，风来吹断，放得斜阳一缕。”

由水滴义引申指悬、吊、挂。杨梓《霍光鬼谏》第二折：“老性命滴溜在眼前。”《醒世姻缘》9回：“扳着咱那门枕打滴溜哩。”

由悬、吊、挂义引申指提、拎。《醒世姻缘》41回：“滴溜着纸马往这里飞跑。”字又作“滴留”（《醒世姻缘》6回）、“提溜”（《醒世姻缘》59回）、“提留”（《金瓶梅词话》67回）、“抵溜”（《聊斋俚曲集·富贵神仙》6回）、“提拎”等。

又引申指挂念、思虑。郑廷玉《金凤钗》：“我滴溜着一个休妻。”

突栾：团。由圆义引申而来。王廷珪诗：“正忧坐客寒无席，遗我新蒲入突栾。”字又作“团栾”（谢灵运《登永嘉绿障山》）、“团圞”、“团圞”（《广韵》）。

拖罗：团。与“突栾”等记录的是同一个联绵词。《醒世姻缘》9回：“脖子缠着一拖罗红带子。”

陀螺：靠旋转直立的一种玩具。由圆、旋转义引申而来。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·春场》：“陀螺者，木制如小空钟，中实而无柄，绕以鞭之绳而无竹尺。卓于地，急掣其鞭，一掣，陀螺则转。”

独鹿：旋风。由圆、旋转引申而来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引晋葛洪《抱朴子》：“用兵之要，唯风为急，扶摇独鹿之风大起军中，军中必有反者。”

由旋风之迅疾义引申为利剑名。《荀子·成相》：“欲对衷，言不从，恐为子胥身离凶。进谏不听，刳而独鹿弃之江。”注：“独鹿与属镂同，本亦或作属镂，吴王夫差赐子胥之剑名。”字又作“属镂”（《左传》）、“属卢”（《吴越春秋》）、“属娄”（扬雄《太玄赋》）、“湛卢”（《越绝书》）。

玳瑁：明亮。由水滴义引申而来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：“明月珠子，玳瑁江靡”（“玳瑁”一作“的瑁”）。字又作“的瑁”（张衡《思玄赋》）、“的历”（虞世南《咏萤》）、“的𩚑”（苏轼《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》）。

滴沥：水下滴貌。由水滴、悬、吊义引申而来。王文考《鲁灵光殿赋》：“动滴沥以成响，殷雷应其若惊。”

都卢：体轻善攀登。由悬、吊义引申而来。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非都卢之轻趫，孰能超而究升。”注：“《汉书》曰：自合浦南有都卢国。《太康地志》曰：都卢国，其人善缘高。”李白《大猎赋》：“总八校，搜四隅，驰专诸，走都卢。”

嘟噜：簇、串。由悬、吊义引申而来。《红楼梦》67回：“这马蜂最可恶的，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两个儿。”

耷拉：下垂。由悬、吊、挂义引申指而来。字又作“搭拉”（《西游记》）、“搭刺”（《金瓶梅词话》）、“搭喇”（《聊斋俚曲集·襁妒咒》16回）、“当郎”（今北方方言中多有此，义为下垂，如“当郎着个脸”）。

郎当：“当郎”的倒言形式。《景德传灯录·如敏禅师》：“郎当屋舍勿人修。”

又，郎当，“下垂”义（《聊斋俚曲集·磨难曲》）。字又作“琅玕”（《醒世姻缘》）。

了鸟（diǎo）：破烂。亦“当郎”等表悬、吊、下垂等义的联绵词之倒言形式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明帝纪》注引《魏略》：“衣冠了鸟。”

又，了鸟，门窗搭扣。由悬、挂义引申而来。李商隐《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》：“鏤门金了鸟，展障玉鸦叉。”字又作“了吊”（沉榜《宛署杂记·经费下》）。

又，了鸟，船名。由迅疾义引申而来。《太平寰宇记·江南东道十四·泉州》：“船头尾尖高，当中平阔，冲波逆浪，都无畏惧，名曰了乌船。”

流丢：破烂。与“了鸟”为记录同一个联绵词的不同书写形式。《西游记》46回：“捧出丹盘来看，果然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。”

提溜秃卢：旋转貌。由旋转义引申而来。《僧尼共犯》第2折：“喜的他两意儿奚丢胡突，慌的他两头儿低羞笃速，讪的他两眼儿提溜秃卢。”字又作“狄良突卢”（《醒世姻缘传》21回：“那个小孩子才下草，也不知道羞明，挣着两个眼狄良突卢的乱看，把众人喜的慌了”）。

低留答腊：垂貌。由悬、下垂义引申而来。《海浮山堂词稿·十劣·问年》：“奶儿长低留答腊。”字又作“滴里搭拉”。

浪荡：放纵、狼狈等。由悬、下垂义引申而来。姜夔《契丹歌》：“一春浪荡不归家，自有穹庐障风雨。”字又作“琅汤”（《管子》）、“狼当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。

落拓：放纵、穷困。即“浪荡”之倒言形式。《北史·杨素传》：“素小落拓有大志，不拘小节。”字又作“落托”（《南唐书》）、“落度”（《三国志》）、“落泊”（《陈书》）、“落魄”（《史记》）、“落薄”（元好问《癸巳除夜》）。

这些例词表明，上古汉语曾存在以“t—”为复辅音声母、以“圆”为核心义项的单音节词，经多次引申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词族，后来随着复辅音声母的消失，该词族中的一部分词演化成了以“t—l—”为语音形式的联绵词（即由以复辅音“t—”为声母的单音节词，演化为分别以“t—”和“l—”为声母的双音节词）。正如山西某些地方方言称“头”为“delao”而写为“的老”一样，由上古时期以复辅音为声母的“头”演化而来“豆流”，同样是“头颅”之方音的记音符号罢了。

《敦煌文献语言词典》将“豆流”解释为“原因”，大致不误；但不如译作“端由”更为确切。

最后顺便指出，《敦煌文献语言词典》对“逗遛”一词的解释，纯属望文生义，殊不可从：

逗遛 dòu liú 挽留，使之停留。

《敦煌变文集·伍子胥变文》：“臣以旁观的审，监貌可知，望陛下追问逗遛，必是怀冤侠客！”胡适旧藏《降魔变文》：“因逢九牛小子，诘问逗遛：‘汝向野外行时，逢着我和尚已人（不）？’”^[2]

在释语所引的两处书证中，“逗遛”皆用于动词“追问”、“诘问”之下，明摆着是“问”的宾语。所以，无论从文意还是文气上看，这两处的“逗遛”，与前面所讲的“豆流”一样，也是表“端由”之义的联绵词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蒋礼鸿：敦煌文献语言词典[Z]．杭州：杭州大学出版社，1994：82.